

缝合生死

文睿
编

用真情缝合生与死
愿生命中不再有遗憾

如果
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声音打动了你

请拿起笔
不要迟疑

写一张满含亲情的明信片回家
带着我们共同的祝福



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继续生死

文睿
编



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缝合生死/文睿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6

ISBN 978-7-208-13916-9

I. ①缝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2982 号

出品人 邵敏
特约策划 仇耀耀 梦晓
责任编辑 林岚 常剑心
封面装帧 李滢泽
摄影提供 赵健雄 步行者 全景网



缝合生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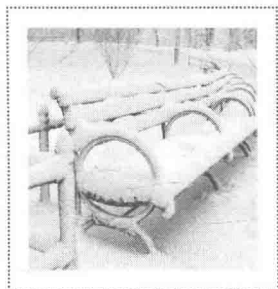
文睿 编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90×1240 1/32
印张 6.5
字数 143 520
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916-9/I·1554
定价 28.00 元

目录 Contents

- 1 阿爷的遗产 / 沈善增
- 7 永远的空白 / 简平
- 13 表达空白 / 殷健灵
- 19 爷爷的西窗 / 吕玫
- 25 一生的偏爱 / 安宁
- 33 心中的纠结 / 范大字
- 41 爷爷,你走好 / 林岚
- 53 那张照片在哪里 / 龚静
- 61 那年的雨季 / 汪怡
- 69 我父 / 谢正宜
- 73 父亲的房子我们的家 / 吉成
- 81 老槐树 / 黄荭
- 87 我的眼睛看见太阳 / 叶有初
- 93 让我为你做一双鞋 / 孔明珠
- 99 一只豆沙月饼 / 刘绪源
- 103 姊妹坡 / 陆梅

- 109 我要去乍浦 / 许云倩
- 115 生命是一条河 / 刘佳俊
- 121 依依亲情 / 章慧敏
- 129 遗憾总和伤痛相伴 / 方金
- 133 遗失在追寻的路上 / 黄思瑜
- 139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 / 陈月萍
- 143 那年少无知轻狂的伤 / 万斋的媚儿
- 147 写给曾经的青春 / 徐宁
- 151 我想加倍疼爱您 / 蒋文佳
- 159 隐藏在心底的眼泪 / 北草儿
- 163 宝贝 / 任青
- 169 如果爱,请深爱 / 山之遥
- 173 十年 / 仲要
- 181 不堪回首 / 赵健雄
- 186 生命,一盏绿色的孤灯 / 敖惠琼



阿爷的遗产

沈善增

阿爷抽雪茄烟。他有哮喘病，抽香烟要呛，抽雪茄却不呛。他抽的不是至少一元多一支的古巴雪茄，而是二角二分一包十支的工字牌小雪茄。据他说也曾尝过一支古巴雪茄，味道不好，也要呛，独有工字牌不呛。如果古巴雪茄不呛而工字牌要呛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他的退休金是二十五元九角六分，因为每每不到月头五日领钱的日子，家里早在盼望念叨这笔收入，所以这数目至今我还记忆深刻。

小雪茄虽然价廉物美，却不好买，也许是产地四川那年头多武斗的缘故。我往往见了就一气买十包，等他抽得只剩两包了，我再四处

去寻觅。好在他抽得省,存货快告罄时就更省,原来一支分三四次享用的,到那时便翻作七八次,一包烟可以延长到对付个把月,故而我还没有一次未能完成采购任务的。

阿爷从 1974 年冬天起就基本不下床了。白天家里人都去上班,他就独自拥被半坐半躺在床上,靠沉思默想打发日子。中午,妈妈回家侍候他吃饭。除了偶尔诉说自己死期将近,他的头脑始终很清晰,一点也没用老年人的唠叨来干扰晚辈。1975 年 5 月的一天上午,他要点一支雪茄,平时雪茄与火柴都是端正好放在床边凳子上的,这天不知怎么疏忽了,有烟没火。他撑起来找火柴,突然一个头晕,摔倒在地,就再也起不来。后来邻居隔着锁着的门隐约听到他在喊救命,跑到妈妈单位找来了她,她又打电话叫来了我。我们立刻张罗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。他摔倒时,桌上一只旧闹钟也跌落在地,即刻停摆。于是,我们后来推算出,他在地板上躺了有一个多小时。

阿爷是股骨颈骨折,医生说,骨折不致命,我们的良心松了一口气。医生又说,他瘦得只剩薄薄的一层皮,严重脱水,再加上长期哮喘引起的肺气肿性心脏病,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这话我不信。八十六岁,哪个医生说话不要留有余地。要说哮喘,阿爷也哮喘了十几年,咳起来天昏地暗,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,一只小小的气雾剂即刻能缓解,不把它当什么病。至于瘦,那历史比哮喘更悠久,可以说从我生出来认识阿爷,他就一直这么瘦。已经瘦到了八十六岁,就不能瘦到一百岁吗?阿爷住院了,把脚吊起来作牵引。家里人轮流昼夜陪他。

一天,轮到我陪,他要我给他点支雪茄。我看床边柜上,一包刚开封,缺了一支。另一个纸壳里,都是抽剩的长长的残段;有的有半支长,有的甚至有三分之二支,共有七八段,我就从中取出一段要给他点,谁知他连连摇手,说:“拿新的,这放下,拿新的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味道不好,抽了嘴巴发苦,我要新的。”

“这不是一样的?”我觉得好笑,“怎么抽过的味道会变呢?”

“是的,你不知道,味道两样的。你给我拿新的。”

我不拿。

他忽然对我笑了,笑着摇了几摇头,然后说:“善增,你真蠢,阿爷这点雪茄还抽得完吗?你尽管让阿爷爽爽快快抽,阿爷抽不完了……”

我很难受,难受得有点恼火。我最怕听阿爷说到死。您不该用死来对我施加压力,叫我进退两难。如若不依,未免太心狠;如若依了,岂不是向您默认死神已经逼近……

我还是决定不依。我有一千条理由。我那时说了许多,绝对的真诚,今天我一句也不想提起。

阿爷被我说服了。他让我点起一支残段。瘪瘪的嘴巴咬着雪茄,一鼓一缩,像吹喇叭似的,也很有滋味。我相信我做对了。对满足他的怪念头来说,他更需要增强生的信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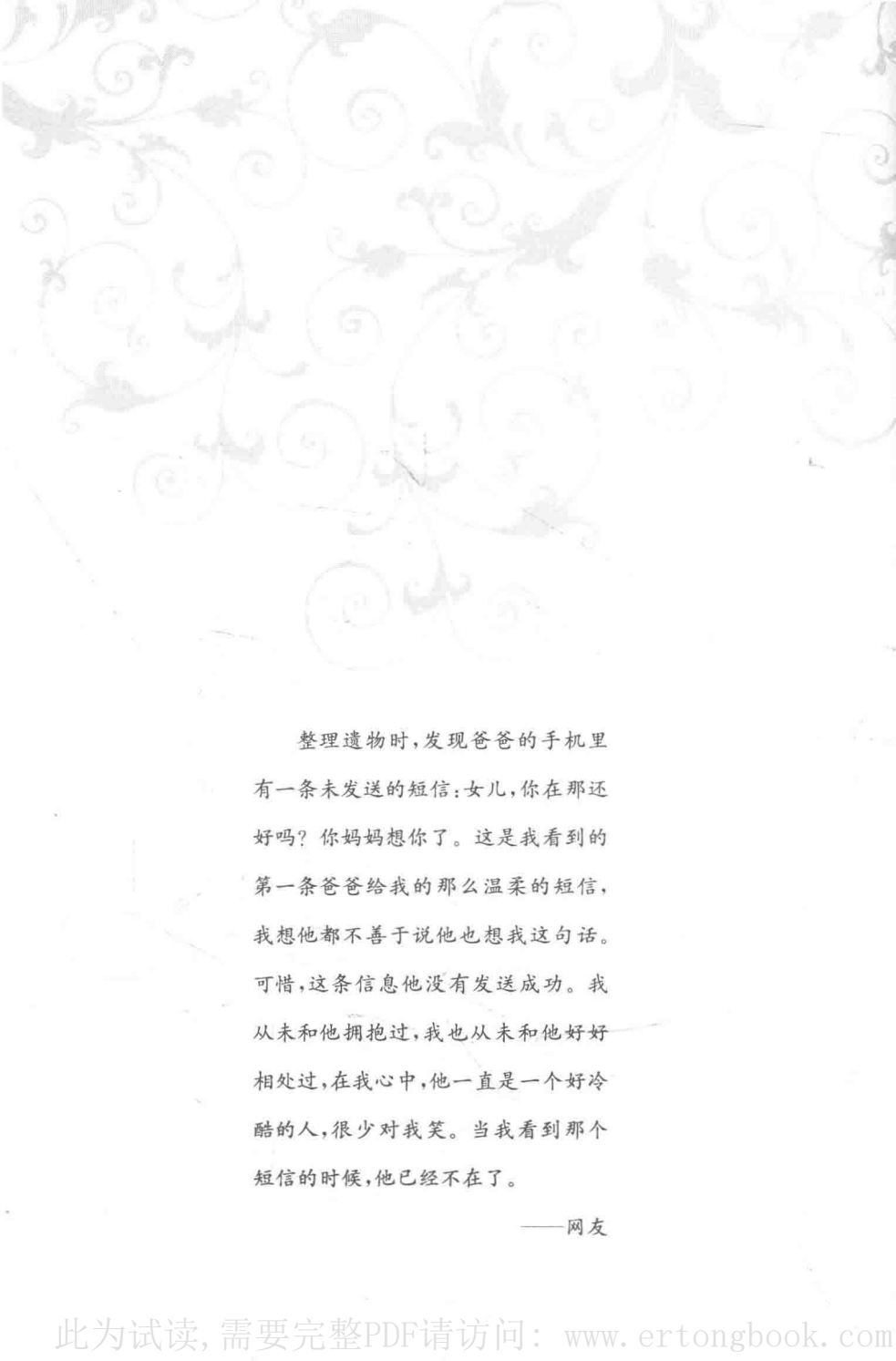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多月以后,阿爷真的死了,心力衰竭而死。像蜡烛耗尽,火苗渐渐地却又突然地熄灭,化为一道白烟。人们都说他福气,活得那么长久,死得那么爽气。

他留下了四包原封未动的小雪茄。

当时倒并没怎么。十年过去了，多少我以为一辈子忘不了的人和事如今都淡忘了，那四包原封未动的小雪茄却就是忘不了。

沈善增，上海作家协会理事，专业作家。





整理遗物时，发现爸爸的手机里有一条未发送的短信：女儿，你在那还好吗？你妈妈想你了。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条爸爸给我的那么温柔的短信，我想他都不善于说他也想我这句话。可惜，这条信息他没有发送成功。我从未和他拥抱过，我也从未和他好好相处过，在我心中，他一直是一个好冷酷的人，很少对我笑。当我看到那个短信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

——网友



永远的空白

简 平

父亲出身贫苦，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流浪了，他从没上过学，可凭着聪明和勤奋，在中药铺里当学徒时不仅学会了识字，还因为帮着抄方练得一手好字。父亲颇有些艺术细胞，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的，有一阵，我看他一直在琢磨画人像，打好九宫格，戴上单眼放大镜，对着相片一丝不苟地画着。

1978年，父亲因心脏病病休在家，大概算是修身养病吧，父亲自习起了国画。他非常投入，每天把宣纸、颜料、笔架、水瓶摊得满桌满地。他还买来了好多书，什么《白描花卉》，什么《明清山水图案》，进行研究和临摹。我们当然由着他去，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玩玩的，所

以我甚至连父亲的“大作”看都不想看一眼。可有一天，我一踏进家门，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仔细瞧瞧，原来墙上多了一幅画。那是什么玩意呀，几瓢水，几根柳，几只雏鸭，还煞有介事地题上了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无疑，这是父亲将他的“大作”堂而皇之地张挂出来了。父亲闪在一旁，那样子分明有些得意。他看着我，似乎想听听我的意见。有什么可说的，稚拙！我一边嚷“难看”，一边坚持着要父亲把画从墙上撤下来。父亲不愿，我就发开了脾气，说是七挂八挂把墙壁弄得乱糟糟的，还说把这种粗劣的东西挂出来，非得让来客笑掉大牙。父亲有点软了，孩子般地央求让他挂几天，可终因“有碍观瞻”而未获准。父亲一脸的沮丧，无可奈何地将画取了下来。

过了些日子，一次我提早回家，发现父亲趁我们不在，又把他的画作挂到了墙上。那是一幅山水画，连绵的山脉中一注瀑布飞流急下，气势磅礴。父亲站在画前，饶有兴趣地自我欣赏着。好一会儿，父亲把画从墙上取下来，另外换了一幅挂上。这次是瓜果图，有紫色的葡萄，有青绿的黄瓜，它们都倒挂在藤上，而且沾满了露珠，晶莹剔透。父亲依旧站在画前，侧着头仔细地看。忽然，他听到了我的声音，于是急急忙忙地爬上凳子去取画，慌乱中，碰翻了桌上洗笔用的水瓶，水漫溢开来，浸着了宣纸，他又急忙下来搬纸，搞得手足无措。父亲涨红了脸，尴尬地望着我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想起了遥远的往事。我小时候总喜欢在墙上乱涂乱画，父亲刚刚粉刷过的墙，不一会就会被我用粉笔、蜡笔、铅笔涂得一塌糊涂。家里人气呼呼地骂我，可父亲总护着我，说没关系没关系。我更来劲了，不仅画画，还在墙上做算术，写造句。后来，父亲

干脆在墙上为我开辟了一块“学习园地”，他甚至比我还起劲，除了画的、写的，还把我得到的奖状、被老师打上五角星的作业本，统统地挂了上去。那时，父亲也常常望着我，眼光里充满了慈爱、期待和骄傲。可是今天……现在轮到我脸红了。

我轻声地对父亲说，就把画挂着吧。

父亲却憨厚地笑了，说是不挂了，他要重新画几幅更好的。

这一年的夏末，酷暑未消，父亲就开始画嫦娥奔月图了，他希望在中秋节时能画好，他希望这次能得到我们的认可。在父亲的设想中，他的这幅画只有一层叠一层的云海，没有那轮月亮，嫦娥手持一盏宫灯乘风直上，寓意这是一条相当遥远也相当艰辛的路途。父亲画得很用心，光嫦娥那只持灯的手就画了好多天，改了又改。从铅笔画出的底图来看，嫦娥的面容温柔却不乏坚毅，她头戴花冠，长衣飘飘，身姿轻盈婀娜，犹如飞天。我对父亲说，我很喜欢这样的嫦娥，出自凡间，没有一点的富贵气。父亲听了，很是高兴。我想，等到中秋那天，我一定要郑重其事地把父亲的这幅嫦娥奔月图挂到墙上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父亲还没来得及为他的画着上颜色，竟在中秋节前猝然离开了人世。

从此，我们家的墙上，我们的心里，就留下了一片永远的空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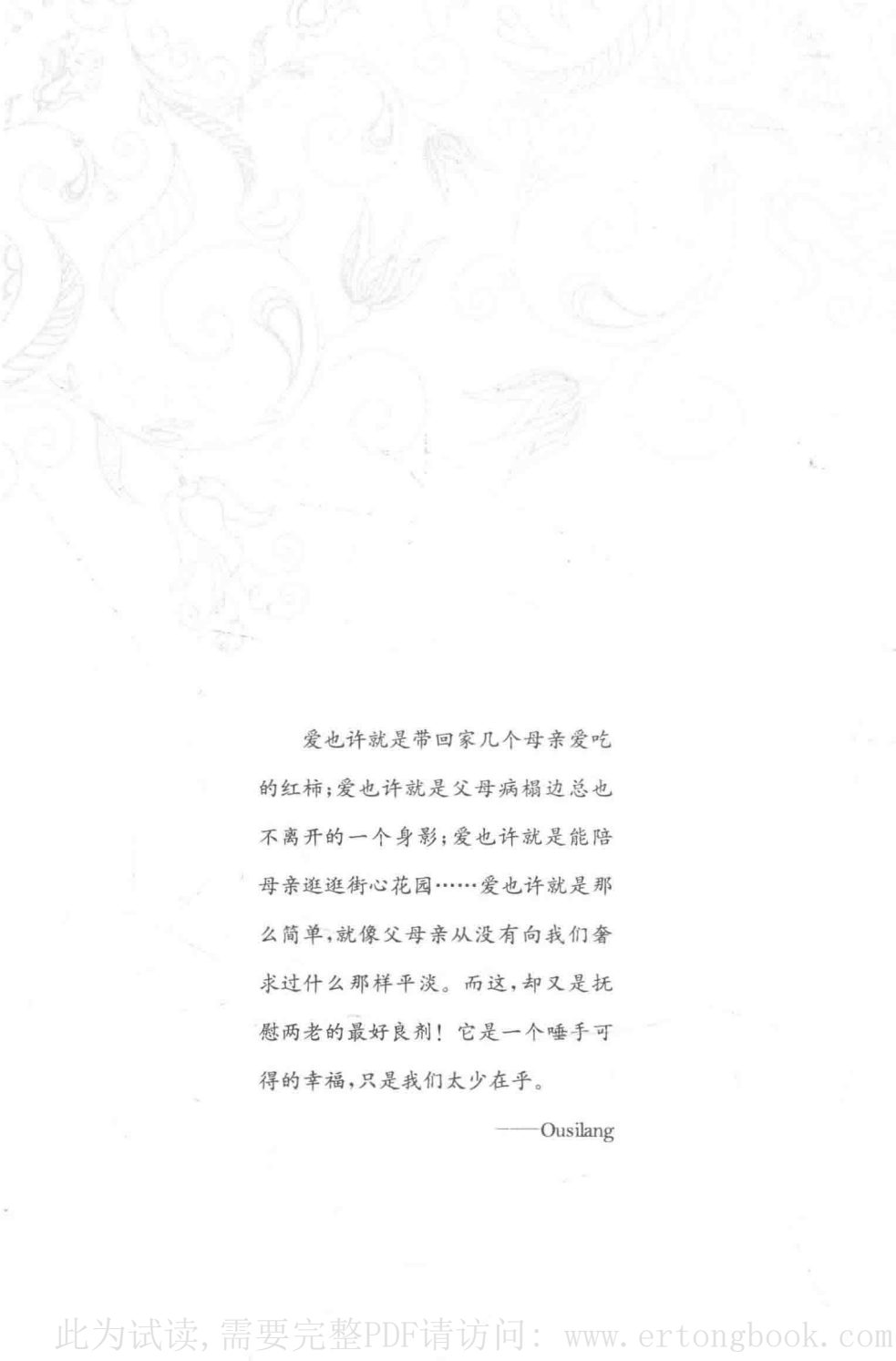
这真是莫大的遗憾。对我来说，这更是莫大的愧疚。如果当初我不反对父亲将他的习作挂在墙上，那他就可以获得一份成就感，这对一个修身养性的病人来说，是多大的安慰！可是，我却那么不懂事理地阻止了他。我的阻止其实很深深地伤害了父亲的自尊，伤害了父亲的期待——原本他是可以静静地欣赏自己的习作，并在我们因亲

情而生的宽容和认可中得到鼓励和褒奖,让病中的日子绽放出生命的美丽的!

即使在父亲去世三十多年之后,我依旧因这份遗憾、这份愧疚而痛心不已。

简平,上海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,影视剧制作人,作家。





爱也许就是带回家几个母亲爱吃的红柿;爱也许就是父母病榻边总也不离开的一个身影;爱也许就是能陪母亲逛逛街心花园……爱也许就是那么简单,就像父母亲从没有向我们奢求过什么那样平淡。而这,却又是抚慰两老的最好良剂!它是一个唾手可得幸福,只是我们太少在乎。

——Ousilang